

晉

書

斟

注

晉書斟注卷七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恆處私門潛心學

植

世說識鑒篇注舒別傳曰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

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

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祕書監

勞格

校勘記曰敦傳云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此誤

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

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眊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諸史拾遺日宣城公裒元帝子也此作褚裒蓋校書者妄增褚裒未嘗封宣城公其薨在穆帝永和五年不在元帝時也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

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

徐二州軍事世說排調篇注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

中郎將北府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號自此起也

少府太監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

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  
奔舒舒遣軍逆之竝沈於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  
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  
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  
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尙書僕射時將徵  
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  
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  
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  
爲郇舒不得已而行世說識鑒篇注引王舒別傳作會稽太守通典一百四日咸康八年  
詔以王允之爲衛將軍  
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耶下八座

詳之給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爲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諸史攷異三日江統傳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唐律疏義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案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郗公書敎舒之歷官撫軍將軍會稽內史下有鎮軍二字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蓋由撫軍遷鎮軍本傳漏略

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眾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眾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眾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

寰宇記九十二日御亭驛在常州東南百三十八里輿地志御亭在吳縣西六十里

吳大帝所立開皇九年置爲驛十八峻聞舒等兵起乃  
年改爲御亭驛李襲譽改爲望亭驛

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眾次郡之西江

郭璞山海經注會稽

郡山陰縣有西江

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

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  
颺等竝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  
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  
白衣行事更以顧眾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  
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竝不敢進時暴雨大水  
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眾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眾  
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

在築壘或勅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棚舒不

聽留藻守錢唐使眾颺守紫壁

漢地理志曰柴辟故就李鄴讀史方輿紀要九

十一日關駟日由拳故城在嘉興縣南今謂之柴辟辟讀日壁卽古樵李也或作紫壁誤矣案顧眾傳亦誤作

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

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旣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

諸山縣竝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  
舒潭等竝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  
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  
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旣而晃等南走允之  
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  
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穆御覽五百五十六  
山謙之丹陽記曰  
晉車騎將軍王舒令其子曰甚愛溧陽縣死則我欲  
葬焉故王死之後徙縣治今處而以昔縣爲其墓長  
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被害法書要錄引王羲之  
與高平郗公書云舒  
夫人右將軍劉口晏之子崐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  
女誕晏之允之

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

御覽三百九十六四百三十二引晉中興書作字淵猷案唐人避諱改淵爲深總

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恆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解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竝汚鳳旣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啟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尙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禹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

勞格校勘記曰王羲

之與鄒公書作建威案法書要錄引舒卒去職既葬除  
王羲之與高平鄒公書作會稽都尉

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  
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

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

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

讀史舉正日案

宣城時監揚州江西四郡事

讀史舉正日案文四郡下少諸軍二事

建武

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

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

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

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卽以恬爲吳郡

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

通典一百四日康帝咸康八年

詔以王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

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不入座詳之給

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爲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

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

國之典憲亦無以年四十諡曰忠子晞之嗣卒

法書要錄引王

祖名辭命之制也荀文女誕希之仲之案希爲晞字傳寫之譌子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彬從兄稜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

御覽一百八十一晉紀日

左將軍王廙中宗姨弟也爲母起屋違制上流涕責廙

父正尙書郎廙少能屬文

多所通涉工書畫

御覽七百四十八王僧虔論書曰王

之前惟廙爲最善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太平廣記二百七圖史異纂曰王廙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復索

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遺永嘉喪亂乃四  
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  
在又二百九尙書故實日王廙善書畫嘗謂右軍日吾  
諸事不足道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  
書又二百十名畫記日王廙攻書畫過江後爲晉朝書  
畫第一謝尙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  
廙畫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五有王廙列女仁智善音樂  
屬又記廙畫孔子十弟子贊注日見廙本集  
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書琅邪王錄日東海  
王越爲太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太平廣記二百十引  
傅轉參軍  
拜尙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  
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水經漸江  
江又東與蘭溪合注云湖口有亭號日蘭亭太守王廙  
之移亭在水中案廙本傳未爲會稽太守鄺注恐誤  
豫討周馥杜弼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

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啟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卽位廩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齟齬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蔭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間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晉書校文四日史記言相如且死作封禪書死後八年帝方有事於泰山安得云不覩其事而發憤以太史公自序攷之則不得與從事而發憤乃遷父談之事謝靈運上宋文帝書臣仰希太平之道傾觀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正用史公

之自敘廩疏以談  
事屬之相如誤甚  
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

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

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

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

五行志中

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案本傳上文廩爲鄱陽太守而此疏自稱鄱陽內史非豫章也二郡接壤或皆據以爲符瑞耳然類聚十引臧榮緒晉書云王廩爲鄱陽太守有枯樟樹更生是鄱陽郡內事鄱陽非王國何以自稱內史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

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

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

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麻數在陛下矣臣少好

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嘗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誓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廩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廩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琦以距廩廩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廩擊曾會眾潰廩得到州

水經江水注曰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注云城中又有平南將軍王世

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晉書校文四曰時周訪爲豫章太守助廩擊杜曾事亦具訪傳非廣也史因廣曾守豫章

致誤

麋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

世說仇隲

華載傳

麋別傳曰麋高朗豪率王導庾

亮遊于石頭會麋至爾日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

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

正足舒其逸氣耳麋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

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

世說仇隲篇注王麋別傳曰性

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

帝乃徵麋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

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

禍帝遣麋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

亂敦得志以麋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晉書校文四日據元帝紀麋兼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而無領護南蠻校尉事案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



郗公書敘平南將軍在荆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

州刺史之前與本傳異

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

騎將軍諡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

於口世將復至於此竝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

虞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

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

海內史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郗公書云虞夫人

晉書校文四曰列王無忌傳及中興書觀鮑澹化頤之

皆作者之與此異者之字修載亦見仇隱篇案據羲之

與郗公書是頤之上虞令隨之子鎮之弘之鎮之誤也者

之中書郎子隨之上虞令隨之子鎮之弘之鎮之字伯

重宣訓衛尉鎮之子標之安復令弘之字方平衛軍參

軍弘之子曇生普曜羅雲曇生散騎常侍普曜祕書監

普曜子晏，朔晏字休默，尚書令晏子德元車騎長史。朔  
廣州刺史羅雲平西長史羅雲子思徵，思遠，思遠侍中。  
羨之，鎮軍掾羨之子偉之，烏程令偉之子韶之，字休泰。  
吳興太守韶之子暉，臨賀太守見南史。王鎮之，韶之傳。

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楊尹。

世說賞譽篇：「下注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立  
言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又曰：胡之  
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品藻篇注：王胡之別  
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又言語篇注：  
引王胡之別傳作：「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  
並不就書鈔六十九。庾亮別傳云：王胡之爲丞相，府起  
礎，字記室案本傳不言徵，祕書監及爲記室而侍中丹楊尹亦未言徵而不就也。」素  
有風眩疾。

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世說賞譽篇下注：王胡之別傳

與謝安雅善。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

將司州刺史假節。世說言語篇注：引王胡之別傳作：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

司州刺史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

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

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郗公書云胡之妻常侍

譙國夏侯女誕茂之承之南史王裕之傳茂之字與元晉陵太守茂之子裕之字敬宏左光祿大夫開府僕同三司侍中裕之子恢之瓚之昇之恢之新安太守瓚之吏部尚書瓚之子秀之字伯奮吳興太守秀之子峻字茂遠金紫光祿大夫峻子琮國子生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字希季尚書左僕射延之子綸之字元章侍中都官尚書綸之子昕世說輕詆篇注永嘉記日王和之字與道父胡之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案胡之子茂之承之外尚有和之一人不見於史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

世說識鑒篇注王彬傳日彬爽氣出情類有雅正之韵

弱冠

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

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

軍

世說識鑒篇注王彬別傳曰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

轉典兵參軍豫討華軼

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尙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

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

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

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

所以彬日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

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

朝雖無謬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

世說識鑒篇注王彬別傳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御覽四百二十八晉中興書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

之軌邈焉難逮其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

有何罪而致禍戮

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

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

爲之懼勸彬起謝

御覽三百七十二引晉陽秋作左右見敦盛怒竊勸跪謝

彬曰有

脚疾已來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彬日昨暴脚痛

見天子尙欲不拜

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

世說識鑿篇注引王

彬別傳兩痛字均作疾

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

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

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

敦以彬親故容忍之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作然猶以至親忍不加害

俄而

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

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  
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  
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  
能意外行事舍不從

周家禘校勘  
記曰含誤舍

遂共投舒舒果沈含

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  
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竝是敦親皆除  
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  
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  
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

元和郡縣圖志二  
十五日晉故臺城

在上元縣東北五里咸和六年使王以營創動勞賜爵

彬營造七年帝遷於新宮即此城也

關內侯遷尙書右僕射

翟車世說識鑿篇注引

尙書左僕射王彬奏作皇后重

王彬別傳亦作左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

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

世說輕詆篇注曰虎

氏諱曰彭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

御覽二百十五引晉中興書作字叔虎

化閣帖七亦作叔虎案本書避唐諱改虎

爲武書鈔六十引何書誤作叔從世說輕詆篇注曰

諱曰虎憤彪之小字也彪之字正叔彭之第三弟案正

叔疑亦叔

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王氏諱曰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

初除佐著作郎東海

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

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尙書郎

御覽二百十五引晉

中興書作選官欲以汝達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日位之多少既

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

書鈔六十引晉中興

書不願作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尙

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

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

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

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

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類聚四十九御覽二百三十一晉中興書

日時人云張釋之

以來復見斯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

之應有赦不荅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



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  
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

五禮通考七日彪之論郊不宜赦誠爲正當

轉吏部尙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

元和

姓纂三屬曲下云晉穆公封少子成師爲曲沃支孫氏焉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

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  
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  
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助比談者謂頗兼卜術  
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  
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  
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

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日被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覺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愆愆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果不進時眾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

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眾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眾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元作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

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  
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  
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  
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  
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  
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  
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  
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  
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周家祿校勘記曰未可  
使句不接疑有脫誤或

未可二字屬上句云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遽致  
但使官選差清莅職差久則亦可無奉祿之虛費吏寺

之煩役然句 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

法殊尤弱 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

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

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

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

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踐

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

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日果如君言自

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

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

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  
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  
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尙書僕射時豫  
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  
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  
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  
西藩兵權盡出元在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  
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  
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書鈔二十七玉彪  
之臨會稽政教云平役均賦則民皆來蘇抑  
強扶弱則眾無冤獄矣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

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

書鈔七十五晉中興書琅邪王錄曰在郡八年豪強斂迹

戶口日增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

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會

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



事已施行彪之日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

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魏書司馬叡傳

日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亦作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

草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

此示人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時謝安見其文又

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魏書

司馬叡傳日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案魏書與本傳同世說言語篇注

引晉安帝紀亦作問計彪之彪之日聞彼病日增亦當

惟桓温傳誤彪之作坦之案魏書司馬叡傳遲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遲下有其事二字宏

從之作安從之蓋此事權操於安宏  
特爲之撰文耳當作安從之爲是  
溫亦尋薨時桓沖

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  
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  
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  
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  
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  
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  
政獻替專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  
尋遷尙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日朝之大事眾不能  
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御覽

七百五十王彪之自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轉拜護軍  
不聽因肩上有二疎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  
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  
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  
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  
而已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  
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  
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  
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

世說輕  
詆篇注

引王氏譜作累遷  
至左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

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

卽以光祿爲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

太守案世說賞譽篇下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又文

學篇注王氏譜曰詡之字永言父臨之東陽太守

詡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臨之歷官與本傳及王氏譜

作臨之納之並御史中丞臨之歷官與本傳及王氏譜

異詡蓋納之誤納之子淮之字元魯作體丹陽尹淮之

子與之侏饋征虜主簿與之子進之左衛將軍進之子

清安南將軍清子猛字世雄鎮南大將軍猛子緒續緒

晉州刺史納之弟康康作之字道茂司空諮議參軍康

之子透之字宣約南康相光祿大夫又彪之子翹之光

祿大夫翹之子望之望之子泰之泰之子素字休素均

見南史王淮之傳

宋書隱逸傳素高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

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

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竝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

內史

虞潭

孫嘯父 兄子駿

虞潭字思奧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誤作譚書鈔六十四引晉中興書會稽虞錄誤作虞澤

字思奧本書願眾傳作潭

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

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

日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

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害

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囧請爲祭酒除祁鄉令

劉弘傳作

汭鄉令虞潭案地理志荆州有汭鄉而無祁鄉此祁字當爲汭之誤春秋左氏傳桓十三年正義引釋例日鄆

水出新城汭鄉縣東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南是西晉舊縣也

之潭獨起兵斬昌

書鈔一百二虞氏家記日虞潭爲臨虞令值亂逆之世先郡率義既守封

疆澤洽黎庶故民沈尹等共建碑於門案地理志無臨

虞縣必是醴陵之譌讀史舉正日案劉弘傳弘既平張

昌以潭與有功表徙授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禮陵令潭傳前後不符

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

晉書校文四日敏弟見於敏傳

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

廣州刺史王矩上

凡四人親恢斌閔無名讚者據敏傳

則寇江州者爲恢此作讚不知孰誤

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

恢仍轉南康太守

書鈔三十九虞氏家記曰虞潭爲南康內史時年荒狀斗粟四兩銀餉口

不繼踰二旬有軍人喪其一半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

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

杜弼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

屯宜陽爲弼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

辭不就王敦版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弼平後元帝

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

校尉徙右衛將軍

御覽二百三十七引

遷宗正卿以疾

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

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  
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  
潭卽受命義眾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  
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  
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  
兵徵拜尙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  
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  
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  
事勞格校勘記曰三吳會稽吳郡吳興也并晉陵等三郡凡六郡此云五郡誤會王師敗績  
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



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  
州浙江西軍事潭率眾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  
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  
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  
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  
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  
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四曰滬瀆城在上海縣東北志云  
滬瀆壘在縣北十里吳都記松江東滬海曰滬海亦曰  
滬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  
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

書鈔六十四晉中興書曰爲衛  
尉將軍貌如不武內實堅明是

以屢統軍旅也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曰外如遇弱內堅正有膽幹晉書校文四曰咸康紀元凡八年渾爲衛將軍在二年正月不當云中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

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於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

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伧嗣官至右將軍司馬

世說紕漏篇注引中

與書作嘯父右將軍純之子案純與伧以字形相近而誤中與書脫司馬二字通典五十二曰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渾有嗣子喪案嗣子蓋卽長子以之嗣爵者其名不可攷伧殆其次子因兄歿而復嗣爵也伧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

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鯨魚蝦蟹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

侍中

類聚四十八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上殿虞

侍中

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帝甚悅

類聚二十五語林曰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

疏取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尙書未發而王廙舉兵版

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卽入吳興應廙廙敗有司奏嘯

父與廙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爲庶人

四年復拜尙書

南史虞悛傳作嘯父晉左戶尙書

桓玄用事以爲太尉

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

於家

南史虞崇傳祖肅父父秀之黃門郎崇字景豫光祿大夫正員常侍

雙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

之

世說品藻篇注引虞光祿傳素行作至行

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

甚篤彝遣溫拜雙雙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

祿大夫王導嘗謂雙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

公望而無公才

案此二語亦見丁潭傳

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

而喪時人惜之

世說品藻篇注虞光祿傳曰雙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子谷位至吳

國內史

### 顧眾

顧眾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

州刺史

文選贈顧交阯公真詩注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有文武才幹眾

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

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竝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

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

一多州交字州

人立眾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

晉書校文四曰陶瑛傳壽爲梁碩所

禽竹壽母醜殺不當盡委爲州人所害

眾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

六年乃還祕曾莅吳興吳興義故以眾經離寇難共遺

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

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

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眾徑之鄱陽不過敦敦

甚怪焉及敦構逆令眾出軍眾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

期召眾還詰之聲色甚厲眾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

又怒宣城內史陸晔眾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琬在坐周

祿校勘記代眾危懼出謂眾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

亦不苟雖仲山甫何以如之周家祿校勘記敦事捷欲

以眾爲吳興內史眾固辭舉吏部郎桓彝彝亦讓眾事

竝不行敦鎮姑孰復以眾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

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眾還

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

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眾遣人喻慙慙從

之眾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眾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

又與張慙剋期效節謨乃檄眾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

仍舊眾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

勞格校勘記曰護軍將軍當依

王舒傳作護軍參軍是時庾亮爲護軍將軍颺蓋亮之參軍也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

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眾與颺慙

要擊徽戰於高祚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

便去郡眾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

虞道入眾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

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眾自海虞由婁縣東倉

與賊別率交戰破之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三曰太倉城今州治相傳孫權都吳嘗置倉於

此或曰權求好於公孫淵欲遣兵北出故於此置倉也亦謂之東倉義軍又集進屯烏苞

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

周家祿校勘記曰本傳  
賢上舒傳俱作太守爲

是張闓傳同

竝檄眾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

姚休爲眾前鋒與賊戰沒眾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眾過浙江眾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眾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爲參軍諸史攷異三曰按桓彝傳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逸道令文選陸機表張含齋版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李善注凡王封拜謂之版官然則在軍中者凡督護統軍皆得版也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



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卽斬弘首眾進住

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

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

晉書校文四曰蘇峻傳攻慶亭者乃晉商弘徵此屬之張

健所遣將互異

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

功眾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眾唱謀非己之力俱

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

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尙書咸康末遷領軍

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卽位何

充執政復徵眾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

王不平眾會通其閒遂得和釋充崇

元無崇字

信佛教眾議

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眾入門眾  
不下車充以眾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  
骨詔書不許遷尙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  
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  
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闔

張闔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

吳志張昭傳曰

昭字子布彭城人封山陰侯卒諡文侯長子承承子震少子休世說規箴篇注葛洪富民塘頌曰闔字敬緒丹楊人張昭孫也案本傳作丹楊人與吳志異與葛洪頌同蓋入晉後已由彭城遷丹楊惟闔爲何人之孫則可疑攷世說所引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疑脫一會字

閻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

御覽二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臣邑人張闔才幹堪任當

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綜朝事

卽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

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旣葬帝強起之闔固辭疾篤優命  
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  
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  
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  
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  
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眞太守之任也若  
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  
者本也闔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竝以旱失田闔乃立

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

書鈔七十四晉中興書曰乃立新豐塘方九十四尺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新豐湖在丹陽縣東北三十

里晉元帝大興四年晉陵內史張闓所立舊晉陵地廣

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惡穢闓創湖成溉灌之利讀史方

輿紀要二十五日新豐湖在鎮江府東南三十五里

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

案卽世說規箴篇所引葛洪富

名塘成以後或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

易稱爲富民也興造免官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後公卿竝爲之言曰張

五日初以勞役免官閻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

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閻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

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

以閻爲大司農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閻陳黜免始

後追紀其功超爲大司農

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闔爲  
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尙書蘇峻之役闔與王導俱  
入宮待衛峻使闔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闔謀密宣  
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闔節行征虜  
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闔到晉陵使內  
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  
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晉書  
校文四日吳郡係吳國之誤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  
時正爲吳興太守前字亦贊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尙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  
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

混嗣閭賤表文議傳於世

隋志云梁有金紫光祿大夫張閭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

作三卷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眾徇貞心於危蹙之辰龍芑爲出納之端鯨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積暮年允之駢角無棄山川廡稱多  
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敦  
彪之不撓寔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  
心不變公望公才駿爲其選

晉書勳注卷七十六

晉書斟注卷七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七

陸暕

暕弟玩 玩子納 周家祿校  
勸記曰總目作弟玩無暕字

陸暕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

案吳志陸瑁傳

注引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瑁孫暕字士光本傳謂喜爲暕之伯父則暕父英爲瑁少子也御覽四百四十五引王隱晉書誤作士元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父日瑁六子滂喜穎英偉顏與吳錄作二子者不合

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

世說政事篇注陸玩別傳曰

太守也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日英字季子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六子術舉暕玩粹瓘 暕少



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

御覽四百四十三晉

中興書曰陸華醜作童黻從兄機稱之爲陸氏之實我家不世之才也

居喪以孝聞同郡

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陸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尙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尙書左僕射

勞格校勘記曰左當作右

魏明

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爲領軍

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暉與王導卜壺  
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  
遺詔曰暉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  
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軍可錄尙書事  
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

成帝紀作  
右光祿

開府

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暉隨帝在  
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暉吳士之望不敢  
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暉督宮城軍  
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  
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

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睚內蘊至德清一  
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  
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  
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睚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  
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謙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

吳志陸瑁傳注引吳錄亦作士瑤  
類聚四十七引晉中興書作士瑤

器量淹雅

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  
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  
左思結人情世說方正篇作  
欲結援吳人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  
松柏薰蕕不同器玩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

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

僮鬼

世說排調篇曰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僮鬼

其輕易權

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

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

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

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

書左僕射

勞格校勘記曰據本紀在咸和五年傳載於蘇峻反之前誤也

領本州大中

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暉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

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

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眾望授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  
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傾  
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立風清一  
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悞  
悞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  
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  
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  
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  
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  
公之道上下互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

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  
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  
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  
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  
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  
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  
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  
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類聚四十七引晉中  
興書國家殄瘁作國  
基墜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書鈔五十二晉中興  
書曰爲司空皆陳讓  
矣不聽世說規箴篇注玩別傳曰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  
朝廷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

類聚四十七引晉中興書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  
作玩比陳讓不聽既拜世說規箴篇作索美酒得便  
之間呪曰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材以爾

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  
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  
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  
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  
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  
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廡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  
邁疾疢沈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  
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實涕臣年

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元作命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

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曾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

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

謚曰康案吳志陸瑁傳注引晉陽秋世說政事篇注引陸玩別傳南史陸慧曉傳唐宰相世系表十三

下皆云贈太尉本書蔡謨諸葛恢傳亦云太尉陸玩本傳失載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

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

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

子始嗣歷侍中尚書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曰玩六子謚儒側納父始始字祖興五兵尚

書侍中二子傲萬載南史陸慧曉赫績縣傳曰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伯父仲元赫績縣傳曰自玩

宋海陵太守勝績縣太守好穎字慧曉字叔明南兖州刺史子僚任僮僚蜀郡太守在御史中丞任子籍字士



儒尚書左僕射縉子辯慧字敬仁縉兄子見賢少府卿  
僅字佐公太常卿僅子瓚緬瓚童子郎慧曉兄子閑諱  
縉縉字縉縉字縉  
韓卿完琅邪彭城郡丞饒縉字縉  
尚書貢門郎雲公子瓚字伯玉度支  
尚書瓊子從典字由儀南陽縣主簿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  
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  
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  
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  
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御覽八百  
六十三引晉中興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  
書白肉作日肉  
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

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  
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柶坐客愕然納徐日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滌温  
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府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  
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尙書領州大中正將  
應召外白宜裝幾船書鈔一百三十七王隱晉書曰辟  
運輕舟衣儲儲漢而歸御覽四百  
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將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  
應召綱紀白曰宜裝幾船須也御覽四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納曰吾家不  
在此已勅私奴乘駕裝弁食糧米無所須也臨  
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尙  
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

其兒子傲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作納子傲

怪納無供辭乃密作數十饌御覽五百十二引王書作納兄子傲怪納無供辨復不請問乃密作數十人供

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作納已設瓜果

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

索御覽五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作傲不精

飲食客罷納大怒與本傳異

大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

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

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

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尙書僕射轉左僕射加

散騎常侍俄拜尙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

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

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惠棟漁洋精華錄訓纂四日織兒小兒也

朝士咸

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

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陸納時年四十病瘡告杜恭云弃世短壽臨終皆患此瘡恭爲奏章又與雲飛散

謂納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卽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

嗣元熙中爲廷尉

###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

武帝紀監

軍何禎四夷傳婁侯何禎均作禎書鈔五十七御覽二

百三十三虞預晉書曰何禎字元幹爲尙書郎少而好

學特詔參祕書丞祕書本有一丞時尙未轉遂以禎爲

右丞右丞之置自禎始也又三十三引虞預晉書曰何

禎爲弘農郡上書薦處楊熙修子仕爲郡吏擢驛觀二

預晉書曰禎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天朝魏志

管宣傳注文士傳曰禎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歷

幽州刺史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案禎與禎形近致譌

禎於泰始時尙爲監軍則當從次士傳作晉尙書光祿

大祖暉豫州刺史魏志管宣傳注文士傳曰禎子龕後

夫至大官自後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

累至大官自後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

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御

覽四百四十三晉中興書曰何充年在童髫伯父遂謂

之曰我爲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初辟

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初辟

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書鈔六十九臧榮緒晉書何充

以爲主簿世說方正篇注中興書敦兄含時爲廬江郡

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俊敦兄含時爲廬江郡

貪汗狼藉世說方正篇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

貪汗狼藉世說方正篇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

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

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

世說方正篇不安作反側

晏然下有神意二字注引中興書曰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

之其時眾人爲之失色

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

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

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

御覽二百九晉中興書曰何充爲司徒王導諮議參軍案

充爲參軍本傳失載

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

御覽三百九十三引郭子指牀作確牀

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

御覽三百九十三引郭子作來此是君位導繕

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

世說賞譽篇下作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

道治此爾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

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

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

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

水經漸江水注曰又有會稽之山北臨大湖水

深不測傳與海通注云何次道作郡常于此水中得烏賊魚

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

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顓等以爲佐吏

世說雅量篇注晉百官名曰謝奉字

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排調篇注

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顓仕至山陰令

後以墓被發去郡詔

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並

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

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

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導有副

貳己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

部尙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  
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尙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  
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尙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  
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  
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

周家祿校勘記曰  
領軍宜作護軍

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  
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  
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  
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  
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



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

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

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世說

方正篇作朕所以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

承大業為誰之議世說方正篇曰陛下龍飛此是庾

臣議不觀升平之世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

議今不觀盛明之世注引晉陽秋曰充言於帝曰昔年

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御覽四

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不觀升平之世下有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二語帝有慚色建元初

出為驃騎將軍康帝紀事在咸康都督徐州揚州之晉

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晉書此文四曰時桓溫刺

觀下假節領揚州刺史徐州此徐州乃揚州之諷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

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

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  
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  
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  
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  
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  
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  
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  
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  
軍褚哀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哀參錄尚書哀以  
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日桓温褚哀爲方伯殷浩居門下

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

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

不得其人世說品藻篇曰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

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惟此一條而已注晉陽秋

日充所驅庸雜以此損名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

宰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而性好釋典崇修佛

未許何爲鼎輔二說復相符也

寺世說排調篇曰何次道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

而不吝也世說排調篇注中興書曰久在揚州徵親友

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御覽二百五十八

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常有糶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爲治中面見道燧對展帳下

空案求案此大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爭粒又四百二十六引語林有葬親者作親親有葬者糲米作糲米萬餘斛作千餘萬斛求案此阮裕嘗戲之曰次作求糲此米案求案此大乃誤文

鄉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世說非調篇作何曰鄉今曰何故忽見推

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尙未能得鄉圖作佛不亦大乎于

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

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

所貴世說政事篇注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愔每云見次

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衰字記九

十一日吳縣岸崙山東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

世說政事篇注引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

晉陽秋作贈司徒

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翼

褚翼字謀遠太傅哀之從父兄也

御覽二百四十七引晉中興書作褚翼字

謀遠通典二十一亦作翼秦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褚翼父洽爲碧之三子翼父願爲碧之長子故曰從父兄

也父願少知名早卒

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曰漢褚先

孫招招生碧五子願說洽裕祥

翼以才藝植幹稱

御覽二百四十七引晉中興書作以材藝

堪幹襲爵關內候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

都河間阻兵于外翼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

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翼行本縣事及天下

鼎沸翼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敬

卽裴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裴裴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眾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裴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勦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裴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

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

案地理志新城梁陽城三縣皆屬司州河

南郡此作三郡乃三縣之謂

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眾進至

汝水柴肥口復阻賊裴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裴爲郡時梁國部曲將取奴甚得人情而專勢裴常優遇之玄爲政旣急裴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裴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眾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

周家祿校勘記曰遑宜作惶不遑之遑於義爲暇不可以



通惶恐之惶字或  
作皇誤加走也

將以郡歸平荀組遺熨往撫之眾心

乃定頃之組舉熨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  
晉王以熨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  
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熨出軍  
赴難熨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  
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  
嚴以熨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  
謂熨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熨卽入上閣躬  
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熨及鍾雅劉超侍  
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熨令下熨

正立不動阿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  
是兵士一作人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與  
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暕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護  
圍之暕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  
邑焚蕩人物凋殘暕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  
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尙書加奉車都尉監新  
宮事遷尙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  
充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  
衛將軍謚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

世說方正篇注引蔡司徒別傳作濟陽考城人案濟

陽郡爲濟陰之誤詳地理志注惟地理志陳留郡亦無考城縣蓋湖其舊望耳

世爲著姓曾祖

睦魏尚書

文選贈蔡子篤詩注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世說輕詆篇注充贖作別傳曰祖睦

蔡邕孫也案蔡豹傳高祖質邕之叔父祖睦是邕祖德爲質之姪睦又爲邕之姪別傳以睦爲邕孫誤

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

世說輕詆篇注

晉諸公贊曰克字子尼陳留雍邱人充別傳曰克好學

有雅尚體貌尊嚴真有媒慢於其前者隋志云梁有車騎從事中郎蔡克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案本傳作陳留考城人與晉贊異地理志有雍丘而無考城

蓋晉初已省考城也充與克形近而譌

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

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

御覽八百十六

蔡克別傳曰高平劉整儻才白衣居家嘗行造人遇克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

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  
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  
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  
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  
示眾曰山子以一一作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

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  
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  
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世說輕詆篇注引充別傳吏

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  
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

稱此二人吏日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

晉書校文四曰當作新蔡王騰

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

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

世說方正篇注蔡司徒別傳曰博學有識避地江左

時明帝爲

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

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眾顧颺等共起義  
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尙書領琅邪王師  
謨上疏讓曰八坐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  
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御覽二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作  
素有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尙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  
守臣爲尙書郎恢尹丹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  
懸今猥以輕鄙超愉踰等御覽二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作超踰等匹上亂聖  
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其亡之誠  
實招聖政惟塵之累御覽二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之序作之次書鈔五十九引晉中興書  
羣士作士庶其亡作斯亡實招作實貽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

廟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宜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

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

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御覽七百四十一引蔡謨表曰臣先有癩生在屢上十

數年初無患苦忽自潰案此表疑卽是時所上成帝臨軒書鈔五十三晉中興書濟陽魏字錄曰咸

康四年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臨軒

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

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書鈔五十三晉中興書濟陽魏字錄曰顯宗納

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佑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觀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



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羨里故道秦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

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眾  
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  
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  
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  
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  
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  
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  
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  
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  
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

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河河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河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河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

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  
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  
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  
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  
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  
莫過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  
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  
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  
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之慮也  
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

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鑿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鑿卒卽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十駕齊養

新錄曰案蔡謨領徐州刺史不見於成帝紀紀書郗鑿薨於咸康五年八月謨爲鑿軍司卽代鑿任必在是年

秋冬閒矣宋志南兗州沛郡下云舊屬豫州江左分配

案成帝咸康七年四月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

籍沛郡改配徐州當在咸康七年以後故蔡謨傳猶繫豫州也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閒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眾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藉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眾又光爲左衛遠近

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  
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  
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  
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  
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  
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立等  
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  
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  
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土

山在江寧府東南二十里山無巖石日知錄三十一日  
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

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恒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於瓜州以待之展乃自趨北固者如是累日恒悉銳兵守京口以沙濟江也昇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請鑿誕鱸鱖類詎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備甚有筭略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



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尙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沖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

文選雜體詩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廡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艸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

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譏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垂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至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黃門郎丁纂徵謨

案隋志梁有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錄一

卷亡唐志作二卷當卽其人通典六十日李嵩又以父在大功則子應小功在服末則子服除者可婚今降服

而子未除以疑問丁纂纂  
日服未情殺可行吉事 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

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

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

八歲甚倦類聚四十七引晉中興書甚倦作甚怒御問

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

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

吏部尙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日蔡公傲違

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

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

久通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

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憊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軌行成名故厯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闕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

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

十六太平廣記三百二十靈異志曰蔡謨徵為光祿大夫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為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

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

穆通典一百四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

穆左長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穆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考行定名宜存實錄

不可不詳彪之答謂此名目殊為不輕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亦不勝單自頃復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

複證也蓋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於今所以不複證欲令異於數公吾謂此證弘美不應翻改蔡家固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復何所爲疑案據謨博學於禮儀宗廟此則謨證曰穆並未改證文穆也

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隋志司徒蔡謨集十七卷注云

梁有四十三卷亡唐志作十卷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

顏師古漢書敘例云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又云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宏益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尙而說之尙曰

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諸史攷異三曰按世說新語紕漏篇作幾爲勤學死

劉孝標注云大戴禮勸學篇蟹二螯八足非蛇螯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勸學章取義焉此作勤學是淺人所改訂謨雜錄曰爾雅云蝓蟻小者勞卽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卽爾雅所

謂蝟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  
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案荀子亦有  
勸學篇作六跪二螯與大戴禮少異謝蓋謂蔡不精爾  
雅而徒信勸學篇二螯入足之言幾爲其所誤而致死  
也 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

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

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

才學文義

世說雅量篇注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隋志梁有撫軍長史蔡系

集二卷亡唐志仍著錄南史蔡廓傳祖系撫軍長史父  
糾司徒左西屬廓字子度祠部尚書廓子興宗字興宗  
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子順約寅樽順字景立太尉從事  
中郎約字景搗太子詹事樽字景節吳郡太守樽子彥  
深彥高彥深宣城內史彥高給事黃門侍郎位至撫軍  
彥高子凝字子居晉熙王府長史凝子君知

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

誅

御覽四百七十晉中興書曰司空誕名蓋海內爲天下盛族

父靚奔吳爲大司馬

吳平逃竄不出

魏志諸葛誕傳注干寶晉紀曰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

武帝與靚

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靚

逃於廟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

世說方正篇曰

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靚聖顏

世說方正篇作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靚聖顏因涕泗百行

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

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世說方正篇曰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

恢弱冠知名

世說方正篇注恢別傳曰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

試守卽丘長

御覽



三百六十三晉中興書曰諸葛恢願弟也代仕卽上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

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閻字道明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晉中興書誤作荀顛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

多務賤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爲尙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

類聚六引晉中

興書作晉之關中

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

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

類聚六引晉中興書圯作否

政之所先

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

類聚六引晉中興書亂下有之

餘二字

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類聚六御

覽二百六十一引晉中興書作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

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

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

書鈔三十五引晉中興書作諸

葛恢爲會稽守二年

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

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臧爲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

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

元和姓纂二作

左僕射

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

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卒年六十二

周家祿校勘記曰成帝之崩恢受顧命安得恢卒反在成帝踐阼後耶按紀恢以穆

帝永和二年卒加官當在康帝建元之初康誤作成

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

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尅

嗣世說方正篇注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榮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案本傳恢尚有次子隴衡蓋

爲恢少子也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

重終於太常

殷浩

顧悅之

蔡裔

殷浩字深源

案書鈔六十三引晉中興書世說政事篇注引浩別傳均作字淵源蓋唐人避諱改

淵爲深又書鈔六十九引作字淵淵誤爲例文

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

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

投之水中

世說政事篇注浩別傳曰祖識濮陽相又任世說政事篇注浩別傳曰祖識濮陽相又任

百三引語林作臨去郡下人因附書百餘函初學記六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光祿殷羨之還豫章貴遊多憑

寄書羨之至板橋投之於江御覽七十宣城記曰殷羨

建元中爲豫章太守去郡郡人多附書一百餘封又曰

時人號爲投書清又五百九十三引語林亦作郡人因

寄百餘函書讀史方輿紀要八十四曰石頭驛在南昌

章江門外十里有石頭渚亦曰投書渚卽殷羨投書處

水經注頓水經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

津渡之處案羨陳郡長平人與太原郡人溫羨同名彼

字長卿官左光祿此字洪喬官豫章太守蕭方等誤爲

一人而又衍一之字蕭方等云貴游子弟與本傳都下

人士同語林與宣城記作郡人附書爲去郡時事與本

傳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

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世說賞譽篇下注

通和弱冠有美名尤善立言書鈔六十三御覽二百四十九

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立理世說賞譽篇下注徐廣

叔父融俱好老易殷頌傳曰祖融太常卿殷仲堪傳曰

中興書陳郡郭錄錄錄郭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爲右西屬融飲酒喜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

甚相親悅焉御覽二百九引中興書作殷融又五百七

十四引作殷融宏遠世說文學篇注中興書曰殷融字

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

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隋唐志有太常卿

殷融集十卷通典八十引尚書殷融上言奔赴山陵不

須限制一百三十五引殷融后父不應拜后議本書刁

協傳有顯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世說文學

贈刁協議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篇曰江左

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  
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注中興書曰每與浩談有時而  
屈退而著論 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

世說賞譽篇下注中興書

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御覽二百四十九引晉中興書作故風流清談皆歸之

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

世說文學篇莅官作得位

夢糞作夢矢穢

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

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

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

晉書校文四曰

劉孝標世說注馭事據亮僚屬名及中興書謂浩爲  
亮司馬非長史然則此傳長史字亦司馬之譌也

安

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  
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

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時穆

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温有平蜀洛之勲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論比之管葛

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

如蒼生何

世說識鑒篇曰既反王謝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耶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

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

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

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酌齊

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

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



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  
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  
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  
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豈可然乎而  
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  
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  
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御覽二百四十八殷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有  
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爲友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世說政事篇注中興書曰  
徵浩爲揚州從民譽也賞譽篇注續晉陽秋曰徵浩爲  
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品藻篇注續晉陽秋曰簡  
文輔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  
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文具自申敘簡文荅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  
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  
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抱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  
事於此去矣今絃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  
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  
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  
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時桓溫旣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  
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  
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尙

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穎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御覽四百八十九語林曰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經略攻取之宜眾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馳逞才自榮馬遂墜地士以是知其必敗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

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

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  
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弁其眾浩大惡之使龍  
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旣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  
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  
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兒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  
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  
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穆  
紀作崇陽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  
太守劉遂和八年二月尚敗在四月而通  
會張遇反謝尙又敗績讀史舉正曰案本紀遇反在承  
鑑浩聞張遇作亂謂苻健已死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  
請進屯洛陽皆在九年十月

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

所掠

世說黜免篤注晉陽秋日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

士卒多亡叛

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

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

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

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

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

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

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

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

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雠稽誅姦逆並起華  
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  
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  
收合無賴以自彊術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  
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眾歸  
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  
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  
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  
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  
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眾之所棄傾危

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眾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

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

世說文學

篇曰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又曰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推至事數處浩少與溫齊名而

不解遇見

一道人問所藝便釋然

處

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宜作

我也

世說品藻篇我與君作我與我

溫旣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

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

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

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

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世說黜免篇注引續晉陽秋談詠作雅詠雖

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

字而已世說黜免篇曰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浩

甥韓伯浩素賞愛之世說文學篇曰殷中軍云康伯未

日外生韓伯始隨至徒所周年還都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

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

將以浩爲尙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荅書慮有

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絕永和



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廢太宰武陵王  
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  
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  
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  
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旣  
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  
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脩  
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  
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  
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

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  
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冤方今宅  
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  
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  
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  
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字君叔

世說言語篇注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

少有義行與簡

文同年而髮早白

世說言語篇注顧凱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

毛而君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

已斑白

世說言語篇作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御覽三百七十二引王隱晉書

作蒲柳之質  
望風先凋  
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

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眾無以奪焉時

人咸稱之爲州別駕  
世說言語篇注中興書曰始爲殷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

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  
物論稱之  
奏本傳誤以爲州別駕在訟浩之後  
歷尙

書右丞卒  
愷之傳及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  
書上淵之文章敘錄均作左丞  
子凱之別

有傳  
本傳作  
愷之

蔡裔者有勇氣  
晉書校文四曰蔡裔仕僞趙爲振武將  
軍見御覽相頌三所引晉書此傳及蔡

豹傳俱  
不載  
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

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

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  
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  
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微雅量眾議攸歸高秩  
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  
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  
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  
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爲  
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  
率遺風可尙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概謀遠忠貞

中軍鑒局譽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  
虧名辱

晉書斟注卷七十七